

論《世說》語義發展與內部批判 ——以「儉嗇」為例

劉鐔靖*

（收稿日期：107 年 9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7 年 12 月 27 日）

提要

《世說》篇目開創許多新詞，能看出時代性的觀點。本文從「語言視域」進行「儉」、「嗇」、「儉嗇」於歷來的典籍使用情況溯源，釐清語言脈絡。進而討論《世說》對於「語言視域」的發展及語義的再發展，開新「不同地詮釋」價值。讀者與原文的「間距」，或註解、箋疏者以史料的補述或批判，勾勒出《世說》不同的詮釋空間。

根據線性脈絡進行討論：第一、語言視域下的「儉嗇」，探討「語言視域」的意義流動。第二、〈儉嗇〉從語言視域發展及開新，藉由〈儉嗇〉收錄事件論其發展與開新。第三、註解、箋疏者的再詮釋異議：《世說》隱含的批判可能，將從註解、箋疏者的詮釋成果及當代詮釋者進行上述「視域融合」探求內部隱含之批判可能。

關鍵詞：《世說新語》、儉嗇、人物品鑒、伽達默爾、詮釋學、內部批判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世說新語》前四門以孔門四科定名，均以某詞概括該門所錄之事呈現。讀者藉由命名，進行條目事件乃至於人物的理解。

當代的我們深知人的面向絕非單一或片面，《世說》的體例藉由事件，不僅呈現個體的多元性，也展示人的多面性，其價值也將人的存有轉換至語言。透過語言，後世的閱讀者藉由語言的存有，以詮釋召喚。透過「語言視域」¹，進行手法上「不同地理解」²。

《世說》對語言歷史線性發展的理解，透過對語言視域的「視域融合」，轉換成「事與人」的詮釋方式，或許認為此法能讓事件具有時代上詮釋的恆常意義。但時間歷史的間距並沒有消弭，讓讀者聚焦「從事上說」，亦同樣地挹注意義生長的養分。³

生長萌於註解者及後世箋疏者，他們擁有全知者（熟捻被記錄者整體的生命歷程）的角度，進行針對原文的補述、批判。透過此詮釋的過程開啟另一次的視域融合，勾勒出別於原文的見解。⁴

本文先從「語言視域」的訪查著手，討論「儉」、「嗇」、「儉嗇」於《世說》以前的典籍使用情況。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世說》在其開卷四門各以「孔門四科」作為安排，亦有學者關注體例上與《論語》的遙相呼應，或許可以作為思想、成書的自許。⁵

¹ 「語言視域」筆者認為可從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提及「傳承物」作為理解：「傳承物的本質以語言性作為標誌……在文字傳承物中具有一種獨特的過去和現代並存的形式，因為現代的意識對於一切文字傳承物都有一種自由相待的可能性。進行理解的意識不再依賴那種所謂使過去的消息同現代進行中介的重述，而是在直接轉向文字傳承物中獲得一種移動和擴展自己視域的真正可能性，並以此在一種根本深層的度向上使自己的世界得以充實。」參德·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548。

² 張鼎國：「高達美，則始終認為詮釋理解真正起的作用不是『恢復』，而是對現在有益的『重新發現』（Wiederentdeckung/re-discovery）」參張鼎國：〈「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爭論看經典註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9卷第3期（1999年9月），頁92-93。

³ 潘德榮整理伽達默爾的「間距」具有三層意思，其中談到「間距是意義的生長域」其言：「把理解視為此在的存在方式，而理解是對意義的理解，意義則是理解到的意義。」參潘德榮：《西方詮釋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297。

⁴ 筆者思維受伽達默爾啟發：「在理解中所涉及的完全不是一種試圖重構文本原義的『歷史的理解』……在重新喚起文本意義的過程中解釋者自己的思想總是已經參與了進去。」德·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546。

⁵ 吳冠宏首先關注「雙語」以專文論述，焦點置於「體例」的呼應。詳參吳冠宏：〈儒理與玄義——從《論語》與《世說新語》的「體例」論起〉，收於《儒理與玄義——從《論語》與《世說新語》之詮釋理路的探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7年），頁167-196。

〈儉嗇〉篇或能作為舉例，為我們從「字」的語義繼承或翻新，看見新詞的繼承與期待。接承上述，先秦時期《論語》會是很好的輻射向度，藉由《世說》體例的暗示與接受，作為檢討「儉」、「嗇」、「儉嗇」的材料。釐清字、詞的發展脈絡後，再往〈儉嗇〉篇之發展及開新處進行討論。筆者企圖釐清三個問題。第一點：儉嗇的意涵。第二點：《世說》對於「儉嗇」的發展及開新。第三點：《世說》具有的內部批判可能。

二、語言視域下的「儉嗇」

（一）「儉」透過《論語》確定其正面意義

《論語》將「儉」定義成明確美德，⁶可見《論語·學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⁷

子貢（520-456 B.C.）提及五種美德「溫、良、恭、儉、讓」形容孔子（551-479 B.C.）。至於子禽（511-？B.C.）的問題，筆者認為孔子帶著抱負及理想往返各國，站在一個先行者的角度去觀看時代下的各國政治問題，是以其所求是天下問題，而非當時遊士可能只針對某國之政治對策。這裡的「儉」指的是節制的美德，亦是守禮寸度的展現。另可參看《論語·八佾》：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⁶ 《尚書》、《周易》亦有提及「儉」字，如：《尚書·虞書·大禹謨》：「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頁 55）、《尚書·商書·太甲上》：「慎乃儉德，惟懷永圖。」（頁 116-117）、《尚書·周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頁 272）或《周易·易經·否·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頁 43）、《周易·易經·小過·象傳》：「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頁 134）因本文篇幅有限，故聚焦於諸子同受思想啟發之《論語》，更是影響漢世察舉制度尤深的經典文本。引文參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據嘉慶 20 年江西南昌學府開雕本）；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⁷ 《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66。本文引用《論語》均參《四書章句集注》，下不贅述。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 年）。

（《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82）

林放（子邱，生卒年不詳）問禮之本，孔子回應此是重要卻寬泛的問題，勉強聚焦可在禮的呈現回應，排場豪華鋪張不如簡易。喪禮，辦得平和、周全合禮，不如真切哀傷才是喪親的真實回應。前者談到禮並非是鋪張，仍需要符合分寸；後者談到禮並非講求形式，更強調實質。可見儉與禮的關係密切，在於分寸拿捏。或如《論語·子罕》：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47-148）

此條談到禮與儉的關係在於分寸的取捨。麻冕是禮所規定的，而今日改用絲製較為省約。在拜見君王之禮上，朱熹（1130-1200）指出「君與臣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⁸顯見對於攸關形式之外的意義，孔子是不容退讓。若「儉」傷及義，那便過度，便是違背禮的。⁹

另外，賈誼（200-168 B.C.）繼承儒學傳統，進行善德、反德詞的分類，¹⁰其言：「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道術〉）¹¹便談及「自斂」就是「儉」，在西漢文人的可能理解下，儉與自我約束的修身有關且為一種善德。

據上述「儉」談及節省、約省或節制均談及限縮人的欲求，至少在《論語》所見的討論，均非要我們以苦行制約，即是介於奢（完全地解放）與禁欲之間的哲學。通過「儉」的感受，理解孔子所強調的「禮」非是心靈或身體的禁錮。

（二）「嗇」於各典籍中呈現的意義，從中性走向負面意義¹²

⁸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48。

⁹ 《論語》另有兩處提及「儉」，然因篇幅所限，茲不贅述。如：〈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談到管仲的「不儉」，其擺設多與君同，為臣與君同之不合禮。或如〈述而〉：「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則談到孔子認為豪奢會使人失謙卑，節省會使人思想趨向禁閉；二擇選儉，則見思想之禁閉恐無法感知禮。但比之奢（無節制）與禮，儉（有節制）與禮的意涵似乎更近。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89、137。

¹⁰ 關於善德、反德的分類，可見學者成果。詳參陳麗桂：〈從《新書》看賈誼融合儒、道、法的思想要論〉，《國文學報》第 25 期（1996 年 6 月），頁 172。

¹¹ 詳參楊家駱主編：《賈子新書》（臺北：世界書局，1962 年），頁 53。

¹² 關於「嗇」字於歷史典籍中的爬梳，亦有學者關注，其討論脈絡與本文擇選材料類同，惟詮釋方式多有不同，結論部份相似，與此列出，供觀者相互參照。詳參陳育民：《老子「嗇」字的義理分析——由「斂嗇」到「儉嗇」之角度對老子思想體系進行重建》（臺北：花木蘭出版社，

因為《論語》無「嗇」字的使用，便可由《說文解字·嗇部》作為開端：

嗇：愛濫也。從來从畎。來者，畎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凡嗇之屬皆从嗇。¹³

《說文》依據字形的拆解進行詮釋，拆分為「來」及「畎」。前者與穀物（麥）有關，後者與儲存（畎）有關。如此可見兩種「儲藏相關」、「農事勞動者」¹⁴；另外在《春秋繁露》可見「官職」之用。¹⁵雖然《說文》或可作為探求「嗇」字的可能原意，但字詞在語言脈絡中，更能見其作為存有意義的彰顯。筆者掌握材料針對第一類「與儲藏相關」進行論述，該類延伸與本文所關心的脈絡相合。

「嗇」見於《周易·說卦》談及「坤」以「吝嗇」作為合用。¹⁶「吝嗇」一詞的出現，也可看見此詞變化的關鍵。雖然作為一種持守、蘊含或有只進不出（或少出）的意義，但同時也頗能看見此詞潛藏的負面詞義。¹⁷順著開端，則可作為輔助觀看《左傳》之材料：

子產曰：「夫小人之性，鸞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傳·襄公二十六年）¹⁸

2009年），頁69-85。

¹³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據經韻樓藏版印），頁233。另外，如《白虎通·禮樂》提及：「瑟者，嗇也，閒也，所以懲忽宮商角則宜。」則可見用於樂音談及儲存意義，形容樂音滯積。參漢·班固輯：《白虎通》，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據抱經堂本校刊），頁62。

¹⁴ 《說苑·脩文》有提及：「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均可見於漢代其與農事相關之意。漢·劉向著：《說苑》，收入《四部備要》史部（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引自卷十九·版四·右。

¹⁵ 《春秋繁露·止雨》提及：「令縣鄉裡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據注引《百官公卿表》：「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詳參楊家駱主編：《春秋繁露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365。

¹⁶ 《周易·說卦》：「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詳參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頁185。

¹⁷ 筆者得匿名審查者意見修改並再思考，於此致謝。如《荀子》則能看見負面意義的發揮。〈仲尼〉：「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以差（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清·王先謙：《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132。「嗇」的負面化與「吝」極為相關，二者合用時，「吝」之負面義則沾染、影響「嗇」字。另外，筆者亦認為，由此更可看見《世說》使用「儉嗇」一詞之匠心獨特，也是本文欲探索「嗇」字之逐漸走向負面化意義的原因。

¹⁸ 春秋·左丘明著，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頁637。

筆者簡略提及脈絡，許國欲楚國伐鄭，子產（?-522 B.C.）採取不抵抗政策承受楚國的攻伐，楚國亦侵略鄭國邊城，象徵性完成許國之訴求便歸。子產提及「小人之性」遇事躁動而未得熟慮，禍從此萌，僅為了滿足其自身名利。若非國家利益，無征伐之理。此「嗇」仍具「儲藏之意」，指禍從某處（即釁於勇之行為）即種下（儲藏）禍因。此處並未明確指涉「嗇」為貶詞。有較明顯的評判見於《晏子春秋·問下·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¹⁹

晏子（578-501 B.C.）認為嗇者為君子之道，吝愛者則是小人的行為。此語境是對於「錢財／物」的態度，可分三種，晏子定義「嗇」為能夠衡量自身所擁有的多寡，而節約使用，富有並不將錢財僅用於儲藏，貧困時亦不借貸；「吝」則為只進不出，存得多而不取出予自己以外的人；「愛」則是不能分人，又不能維持自己的基本需求。據上述脈絡，晏子明確認為「嗇」為君子之道，且認為「嗇」除原先儲藏之意，更加入「節用」、「貧不假貸」自我約束以及「富無金藏」強調流動。

上述《晏子春秋》「嗇」的使用似為正面，再觀看《老子》「嗇」的使用：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²⁰

治人、事天必須掌握「嗇」的原則。嗇即早服，即提前適應，著重德的累積。重積德可與天相應，德之無窮盡則國成立。筆者認為此根據自然現象思考，談及「嗇」則「積累／儲存」，非從精神層面，亦可從物資角度思考部落的成立。對於物資的爭奪，或者天的不定

¹⁹ 清·孫星衍著，黃以周點校：《晏子春秋》，收入《諸子百家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浙江書局本），頁32。

²⁰ 校正、標點據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39-242。

因素，都需積累及儲存，始能提早適應、面對外在動因。歷經動因而挺受，便可藉經驗發展，如提及樹根若深，枝幹則得養分而開枝散葉。從現象的根源談人應取法於自然，此處之「嗇」亦非貶義。

戰國後期韓非子（281-233 B.C.）提及此條，則見新解，可羅列討論：

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²¹

其理解脈絡掌握在「事少功多」。對於政治（或世界）的控制多則有禍，必須「嗇」，強調「藏跡」之方法。「嗇之者」，據仁德為其精神核心，藏其智識之跡，為治人事天之術²²，或可看出「嗇」的語言意義從強調「儲藏」至「藏跡」。

文獻脈絡同樣有「法」意味，可見《管子·版法》：

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²³

此與「用財」相關。²⁴談及君心應是將仁德發用無分，²⁵談及國家財用需要份外地謹慎。用財不可以「嗇」，即是過度儲存而不用於民，往後政策將難以施行（逃稅）；使民勞役則不可以苦，即勞役過度而不能再取於民（逃役），均見君王集權的施策準則。此處之「嗇」，顯見與上述提及《晏子春秋》所談及「吝」的意義不同，「不可以」用以強調後面的「某個行為」，「嗇」似乎染上貶義。

觀之西漢賈誼所提及「反德」，若採信賈誼對於單字意義的敏銳度，「嗇」字未錄其

²¹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394。

²² 另一處為〈解老〉：「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參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頁395。可作為互讀，然二者談及相似，故筆者取一例論述。

²³ 王冬珍、徐文助、陳郁夫、陳麗桂編：《新編管子》（臺北：鼎文書局，2002年），頁168-171。

²⁴ 或如〈五輔〉：「纖嗇省用，以備飢饉。」談及「纖嗇」一詞指省用、節約，是對未來飢荒的準備，據此思考，其與穀物儲存相關；然本文置於文章脈絡討論的條目則與「國家經濟政策」有關，且參今人將「纖」譯作「儉」；「嗇」為愛惜，作為筆者意解上的思考。參王冬珍、徐文助、陳郁夫、陳麗桂編：《新編管子》，頁243。

²⁵ 王曉波指出：「從『親親』之仁轉變為『兼愛無遺』，這是宗法封建的道德向專制集權道德的轉變。」參王曉波：《道與法：法家思想和黃老哲學解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頁303。

中，「嗇」字大抵仍非直觀的貶義。²⁶但到揚雄（53 B.C.-18）《方言》指「貪也」、「恨也」²⁷，均見對於「嗇」原有的「儲藏之義」往「財物儲藏」發展成對於「財物的過度執著」，將強調積聚，理解成貪，即是譴責過度積聚資源、占有並帶有貶義。

（三）「儉嗇」於典籍使用現象多為貶義

「儉嗇」可能最早用於《史記·貨殖列傳》：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²⁸

鄒、魯靠近海岸的地帶，如洙、泗地區，雖有周公封魯治理的文化痕跡，也就是好儒者、守禮，其民也顯得拘謹。由產業結構看出，土壤恐不適合種植穀物。透過史記的材料，我們看出物資缺乏，合理推想，面對有限的資源應會更加節省。地小而人多，民多從商而求利。「好賈趨利」指的便是利用資源「獲利」，而利則從他人身上取得，故歷來評斷商賈總因其「趨利」而有貶義。再觀此處「儉嗇」與「畏罪遠邪」比列使用，應有負面意義。

「儉嗇」於此的衍伸意義恐怕是「人人為己積聚資源」，但最初可能指陳的是「生活於物資缺乏地區的性格」。雖「儉」是美德，但加上「嗇」字則顯然有淤塞之義，可能在延伸意義上具批評意義。

據此可見「儉嗇」最初與「生活於物資缺乏地區的性格」有關，參之另一處談及商人「曹邴氏」亦提及此詞：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賁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²⁹

²⁶ 筆者據陳麗桂整理成果，反德共有 56 個字，於此不多作引述。參陳麗桂：〈從《新書》看賈誼融合儒、道、法的思想要論〉，頁 172-173。

²⁷ 《方言·第十》：「𡗗、嗇，貪也。荊汝江湖之郊，凡貪而不施謂之𡗗，或謂之嗇，或謂之恪。恪，恨也。」漢·揚雄：《方言十三卷》，收入《四部叢刊》經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上海涵芬樓據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刊本景印），頁 32。

²⁸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武英殿本史記三家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 年），頁 1340。

²⁹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武英殿本史記三家注》，頁 1344。

魯人「儉嗇」，似為「歷來的形容」。這裡談及曹邴氏最為出名，借冶鐵起家致富，勤奮節儉與開源節流，藉賒欠與借貸行商各地。負面意義的產生或許在於生活於鄒、魯之人多捨棄禮樂舊俗而趨往利益從商，提及曹邴氏的「儉嗇」恐怕是魯人因應地理環境而加劇的範式。《漢書》³⁰提及亦與《史記》相去無遠，此不贅述。從《史記》我們至少可信「儉嗇」一詞，最早聯用應在西漢。如《孔子家語·致思》亦有提及「儉嗇」一詞：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甗，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³¹

「魯有儉嗇者」以「瓦鬲」（烹煮器具）、「煮食」（烹煮方式）自認是美好的成品，款待孔子。據子路（452-480 B.C.）之言，所用器具簡陋，烹煮方式也非精緻，孔子喜悅的反應令其驚訝。孔子以忠、孝舉例，諫言是因國君在心、品嘗美食則念及父母。魯人之儉嗇看來是「眾所皆知」（如上述二條《史記》舉隅），重點非在食物，而是魯人竟「以其美好」待孔。延伸論魯人待孔，雖受風俗，但此情恐非天生，乃因環境。但此處，孔子畢竟恐怕仍以「魯有儉嗇者」作為前見思考，而有此反應，故筆者認為「儉嗇」一詞仍恐怕仍有貶義。

另外，《蔡中郎集·司空房楨碑》，碑文提及「治身」、「儉嗇」、「盡忠」、「剛平」均有相應人物，季文子（？- 568 B.C.）代表「儉嗇」³²。觀看並列詞彙，「儉嗇」作為褒詞使用。此集於蔡邕（132-192）之世寫訂提及「季文子」，其參照文獻應據《史記·魯周公世家》：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

³⁰ 《漢書》可見〈地理志〉：「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及〈貨殖傳〉：「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內容與《史記》材料相似，故筆者不再贅述。參漢·班固著：《新校注漢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78年），頁1663、3691。

³¹ 校正、句讀據參楊家駱主編：《孔子家語》（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14。

³² 《蔡中郎集·外集卷一·司空房楨碑》：「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史魚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勵也。」漢·蔡邕著：《蔡中郎集》，收入《四部備要》集部（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據海原閣校刊本校刊），卷一·版二。

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³³

《史記》定義季文子「廉忠」，逝世時，家妾並無華貴之衣，家馬亦非食戰馬之食料，府中更無存藏華貴之物。季文子任相於國並無私藏，忠之無愧。之後的典籍如《說苑》、《潛夫論》均似取材《史記》，筆者亦不贅述。³⁴若上溯《史記》的可能材料，《左傳》、《國語》為最，《左傳》僅提「忠」³⁵；觀之《國語》亦僅論「儉」³⁶。

觀之上述，參年代相近著作，如：王符（85-163）《潛夫論》則是用「嗇儉」³⁷作明顯的貶詞。可見《蔡中郎集·司空房楨碑》將「儉嗇」作為褒詞使用，若非誤用即有另一種可能，即是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如《文子·九守·守弱》：

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故聖人以道邪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³⁸

此條或見道家思想，認為「道」的核心內容是崇小、尊少，如聖人之道與邪思於天下之間的關係。「小」跟「少」對「道」來說的核心內容，能成大成美。不論是柔弱微妙或儉嗇損缺，於「道」均好。筆者仍必須提出一種可能，「儉嗇損缺」在此文獻的見解如此，但對非具有道家哲學思維者而言，「柔弱微妙」或者「儉嗇損缺」及「小」或「少」恐怕均是相對於「大」或「美」的概念。

據上述《蔡中郎集·司空房楨碑》若是以此思維使用季文子之「儉嗇」，對身旁外物

³³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武英殿本史記三家注》，頁605。

³⁴ 《說苑》於〈善說〉（卷十一·版十二·左）、〈反質〉（卷二十·版八·右）兩篇均有提及「季文子」尤以〈反質〉內文與《史記》多雷同，此不贅引。見《潛夫論·過利》則幾乎與《史記》雷同。漢·王符著，清·汪繼培校：《潛夫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影印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引自卷一·版十三·左。

³⁵ 《左傳·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參春秋·左丘明著，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515-516。

³⁶ 《國語·周語中》：「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另外與《左傳》、《史記》相似的段落則在《國語·魯語上》：「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參春秋·左丘明：《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75-76、頁183。

³⁷ 《潛夫論·志氏姓》：「其君驕貪嗇儉，減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參漢·王符著，清·汪繼培校：《潛夫論》，卷九·版七·左。

³⁸ 漢·不詳：《文子》，收入《四部備要》子部（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據守山閣本校刊），上·版二十·右。

「少」的廉潔，故能成「美」。那麼「儉嗇」一詞在此則非貶義。但我們前述，若無道家哲學思維的進入，「儉」似乎只要加入「嗇」在其歷史線性的構成中，仍多帶有貶義。³⁹

三、〈儉嗇〉從語言視域發展及開新

《世說》用「人與事」表現對於某詞的詮釋，展開不同地詮釋，但又不完全拋棄「語言視域」。透過事件體現分類意涵，舉隅九條事例供後世明白此門之旨，是以必須逐條參看。

〈儉嗇〉有四條提及「王戎」，⁴⁰可說是儉嗇的經典人物。筆者認為可先論此經典人物，或因「賣李」而得批評：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恆鑽其核。（〈儉嗇〉4，頁874）

王戎生產良李，據此販賣。因恐人得良李之種，便不再具有獨特性，於果核鑽洞，令其不能發芽，以防商機流失。可從王戎「儉嗇」行為，看出此為「由事至人」的批評，譴責僅為私利。

王戎「儉嗇」不僅於鄉里，對族內亦如此。與姪子之事：「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儉嗇〉2，頁873）直述「儉吝」，或可回應本文第二節談及「吝」字於《晏子春秋》的定義：「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二字合用則更可顯其意義的延展。姪子結婚，曾贈夏季的單衣⁴¹作為禮物，後又索回。

從子（姪子）屬外姓，《世說》亦舉內姓兩相對應：「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儉嗇〉5，頁874）王戎之女嫁給裴頠，與王戎借貸。戎女返家探親，王戎面有不悅，直至借貸還清，始面容大改。從此處觀之，王戎

³⁹ 此處或可借助學者研究《淮南子》的成果作為思考，如陳麗桂：「《淮南子》卻從《老子》的『清靜』、『儉』、『嗇』中提煉出『易』、『簡』的精神，來做為指導原則」，在道家的思維中，「儉嗇」有其價值，透過與常人認知的悖反進行論述，參《淮南子》內文，可知漢人應將此義進行轉換，如：易、簡。參陳麗桂：〈淮南子〉，收入邱燮友、周何、田博元編：《國學導讀》（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476。

⁴⁰ 本文編號、標點、頁數採用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的編目，於此註明。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2003年）。

⁴¹ 據《管子·山國軌》提及：「春縑衣，夏單衣。」參王冬珍、徐文助、陳郁夫、陳麗桂編：《新編管子》，頁1448。

對於「財物」確實非比尋常。

最令人印象深刻及批評，也是貪戀財貨的形象：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儉嗇〉3，頁873）

官至司徒，談及其外在形象既是貴、富，僕役眾多，更為洛陽地區地主，民人多感受其富裕。此處談及王戎每與夫人於燭光計算其財富，可見對金錢的在意與畏懼人知。但此情境應無他人，竟為巷弄街語，受《世說》所錄，可見佚聞流傳之廣。

另外，嘗與王戎為對比人物的和嶠（？-292）⁴²亦在其中：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儉嗇〉1，頁873）

這一條同樣論及家有好李，頗具與王戎對比之意趣。描述和嶠「性至儉」可以解讀成儉的最高境界，似已非儉，而有過度之義。王武子（濟，生卒年不詳）⁴³其婦弟，欲求好李，僅給數十粒。王武子為此不悅並反諷和嶠，和嶠意會，笑而不答，意遠深長。

另有「刻薄」者，可見衛展（生卒年不詳）：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儉嗇〉6，頁874）

衛展於江州任官，舊友來訪不願接待，送草藥「王不留行」⁴⁴作為逐客禮。意圖明顯，領受者便知趣離去。李弘範聽聞，稱家舅「刻薄」，竟以草木之喻達到目的。

庾亮（289-340）及陶侃（259-344）之事值得注意。此條有別於明顯貶義的形容，似

⁴² 王戎與和嶠的對比，曾在「孝」的表現上，王戎死孝、和嶠生孝。（〈德行〉17，頁19-20）

⁴³ 王濟於〈汰侈〉共錄兩條（3、9），可見其性格與和嶠徹底相反，從其行徑觀之，王濟亦合乎其「汰侈」的性情。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汰侈》，頁878、883。

⁴⁴ 《本草綱目·草部第十六卷》：「此物性走而不住，雖有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筆者認為，衛展亦可能是以藥名及藥性作為暗示。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點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年），頁1062。

藏著另一種詮釋。此處從形容王戎的「儉吝」一詞進行比觀，形容陶侃也用此詞：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儉嗇〉8，頁875）

所述背景為蘇峻之亂，此事與庾亮關聯甚深，此條可謂是二人之和解。⁴⁵「儉吝」作為陶侃性格的形容，並不能斷定是否如王戎作貶義，因為此條的焦點並非置於陶侃身上。而是陶侃據其性之儉吝，作為評判庾亮的依據。從庾亮食菜留種的表現，陶侃認為庾亮並非僅是導致蘇峻之亂的肇始者，可能有「治實」。筆者認為《世說》此段兼論儉嗇與政治才能的關係，陶侃因庾亮之行為改觀，賞識而和解。

但話說到底，這一條所用「儉吝」以描述陶侃，但留種者並非儉吝的陶侃，而為庾亮，此間留下的空隙令人玩味將於下節詮解。只是陶侃非以「廉」作為敘述而是以「儉吝」，可從賞識食菜留種看出陶侃的判斷及《世說》可能潛在的批判。

另外談及郗愔（313-384）與郗嘉賓（超，336-378）：

郗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儉嗇〉9，頁876）

郗超為桓溫之「入幕賓」為桓溫謀劃的策士身分，相較於謝安忠於晉，一般則多認為郗超協助權臣非君子之所為。⁴⁶此條敘述郗愔與郗超對於金錢的看法有別。郗家家法嚴謹，藉描寫郗超站姿，顯示對待禮法似非嚴守。話題談及財貨，此處雖未見話頭，但郗愔認為郗超覬覦財產。郗愔開其錢庫，任郗超使用。郗超將錢分散與親友，一日便盡。筆者認為，郗愔以其儉嗇之心度量郗超亦是貪戀財貨之人，未料及郗超不同，更加强郗愔之儉嗇。

⁴⁵ 《晉書·卷七十三·列傳第四十三》：「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詳參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頁1918-1919。

⁴⁶ 詳參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雅量27》，頁368。

另一則談及王導（276-339）及王悅（長豫，生卒年不詳）之側面：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儉嗇〉7，頁875）

此與〈儉嗇〉9對參，同是父子，但見差異。王導與長子大郎（王悅）的性格相似且更勝之。王導見果物腐敗欲捨，卻命不可使王悅知。可見王悅之「過度」。

上述可見「儉嗇」負面意義，多從語言視域發展。兩字合用便與「儉」的美德意義幾無關連。透過「人與事」的方式，「從事上說」也大多強調「嗇」就是聚積而不流通，不出本文於第二節討論「儉嗇」的負面意義。

若思考魏晉之際各項生產均不穩定，面對資源缺乏，夠了還要更多，便是貪，便是過度強調欲望，更連結於其內在向外的發用。（如王戎、郗愔）擴及對於家族、友人的態度，是「刻薄」（衛展）、「儉吝」（王戎）、或是「性至儉」並據此收束族人（和嶠），成為一種標準。筆者認為這是從「儉」美德意義（《論語》）而來的「設定」，如陶侃據此作為「治實」判斷。但「儉嗇」與「儉」，早已行將漸遠，儉而過度，即為貶義。

綜觀此門，多屬貶義，應無異議。⁴⁷可據此知劉宋時人所體認之「儉嗇」。只是此詮釋手法，使我們不能據此稱該人「儉嗇」，僅能從事上說。正文僅是陳述事件，但在中國傳統註解、箋疏者之詮釋，似乎隱約看見其勾勒出的批判可能。

四、註解、箋疏者的再詮釋異議：《世說》隱含的批判可能

讓讀者關注事上，雖成功保住其設定「語義」的絕對性，但卻如同語言，同樣存有「間距」⁴⁸。「間距」使註解、箋疏者得以補充，其企圖為「追求作者的原意」⁴⁹卻勾勒出另

⁴⁷ 據匿名審查意見指出，綜觀此節，「綜觀此門，均屬貶義，應無異議」恐難以說服讀者。筆者受此指教並重新思考及修正部分內容，希冀能更加完善。再進行補述，此處的貶義是指詞語意義的使用。在類目之下，應同樣具有「表面行為」的批判。較有疑慮條目應如下：如：陶侃以儉吝作為評斷價值的依據；或如：借郗超加強郗愔之儉嗇（〈儉嗇〉9）；再如：王導及王悅，據原文已述及王導之「儉節」，可見王悅「更甚」，據本文的觀點「儉嗇」有負面意義。這些「表面的批判」均是被納入此類目的原因。但更令人深思的是，在此表面的批判意義之下，部分人物卻有著「間距」。下一節便將藉由「間距」開啟討論。

⁴⁸ 潘德榮、彭啟福針對伽達默爾的「間距」進行整理，筆者接受其見解：「理解活動的終點是『視界融合』，『融合』的前提便是因間距化而形成的『視界』之差異，唯其是相異的，才需要融

一種樣貌。透過援引的材料，或是評述，讓我們關注原文時，產生另一種詮釋的可能。被勾勒的線條，也就是註解、箋疏者所見到的側面，結合上述的視域，與今日觀者再次「視域融合」而有不同地詮釋，也就是本節所提出的可能：《世說》隱含的批判。⁵⁰

〈儉嗇〉收錄王戎四則，其一談及其於燭光數錢（〈儉嗇〉3），劉孝標註引《晉諸公贊》：「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⁵¹此為王戎的個性進行補述，其性格應是屬於易於外在行為判斷，是以這樣的性格，對於其外在的儀態、聲名可能不甚在乎，對己亦非寬厚。歷來評論王戎者，多由其積蓄、產業對其性格進行批判。但劉孝標援引《晉諸公贊》恐怕意在指出王戎的性格確實很明朗，恐怕是儉嗇之人，但對己亦如此。

再觀之《晉陽秋》：「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⁵²則看見另一種可能，王戎是否以此表象「自晦」？劉孝標僅引述與王戎同時代的戴逵（331-396）語作為補述：

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陰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⁵³

此引或為孝標加強《晉陽秋》之回應。談及王戎可能以此作為自保，戴逵認為王戎的仕途前易後難，但比如蘧瑗、季札均屬忠心之士。據此言，「儉嗇」既為儉的加劇，自然非美

合。……事實上，在融合過程中，我們對相異的東西總是有取有捨的；或取或捨，取決於間距的過濾作用。」摘錄自潘德榮、彭啟福：〈當代詮釋學中的間距概念〉，《哲學研究》1994年第8期（1994年8月），頁54-55。

⁴⁹ 伽達默爾：「在對某一文本進行翻譯的時候，不管翻譯者如何力圖進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設身處地把自己想像為原作者，翻譯都不可能純粹是作者原始心理過程的重新喚起，而是對文本的再創造（Nachbildung）。」這也是筆者認為註解、箋疏者均在詮釋的過程中，無意中創造出另一種價值基準。詳參德·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542。

⁵⁰ 筆者考察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二書聚焦於語意的疏通，各以不同材料作為讀者之參照。但〈儉嗇〉篇，均未見二人之論。故筆者下述則聚焦於余嘉錫之《世說新語箋疏》。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宏業書局，1971年）。

⁵¹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73。

⁵²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74。

⁵³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74。

德。若從阮籍狂醉、王戎自晦思考，或許存有另一種詮釋。

余嘉錫有不同的意見，⁵⁴箋疏於上述提及「劉孝標註引《晉諸公贊》」處補充《太平御覽·卷七百十六》引《竹林七賢論》曰：

王戎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⁵⁵

余氏以此補述《晉諸公贊》，指出王戎「戎性簡要，不治儀望（略）」恐怕是批判《晉諸公贊》所言非真。據此條指出，王戎恐怕也見不得從前下屬多為大官，於性也不夠豁達，故避免照面相逢。

除了贈從子單衣反悔（〈儉嗇〉2）、其女借貸未還而不悅（〈儉嗇〉5），最在魏晉之間流傳的事蹟應是賣李鑽核（〈儉嗇〉4），若據劉孝標引述王隱（生卒年不詳）《晉書》：「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⁵⁶參之上述《晏子春秋》可知「不能自奉養」更勝「吝」的境界，此處或有意義的繼承。更見王戎之儉嗇被「天下人」評議是病入膏肓的病。是以余氏於箋疏再言：

觀諸書及《世說》所言，戎之鄙吝，蓋出於天性。戴逵之言，名士相為護惜，阿私所好，非公論也。⁵⁷

據其意，王戎儉嗇是天性，歷來是如此。至於《晉陽秋》、戴逵提出的「自晦說」則非在余嘉錫考慮的範圍內。據《世說新語》內部的材料觀看，王戎對於父喪的賻禮，則非此態度。劉孝標更註引虞預（285-340）《晉書》：「戎由是顯名。」⁵⁸王戎的性格可能有所轉變，若據天性思考，怎捨得放棄此數百萬。筆者認為，若「自晦說」成立，那麼據劉孝標

⁵⁴ 余嘉錫「以史評進路」詮釋，有學者進行研究。詳參吳冠宏：〈余嘉錫以史評進路箋疏《世說新語》的現象考察及其詮釋向度的探索〉，收入《儒理與玄義——從《論語》與《世說新語》之詮釋理路的探索》，頁201-266。本文聚焦於余氏本身與文本之視域融合結果，據補充材料佐以論證。我們據吳氏研究成果可知，余氏在其箋疏對於魏晉士人的批判往往恪守儒家傳統的原則。觀者必須衡量，亦讓筆者思及《世說》未明說，但隱含的批判可能。

⁵⁵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74。

⁵⁶ 王隱（生卒年不詳）僅知是晉元帝時人（司馬睿，276-323），王戎（204-305）為晉武帝時人，可知王隱於《晉書》所言，極有可能為街頭巷尾皆知之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73。

⁵⁷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74。

⁵⁸ 《世說新語箋疏·德行21》：「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與虞預《晉書》引文同頁。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23。

引述之資料，《世說》隱含的內在批判在於政治環境使王戎不得不如此。⁵⁹

「孝」的表現，與王戎成為對比人物的和嶠也於〈儉嗇〉現身。劉孝標引《晉諸公贊》：「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⁶⁰在談及「孝」的展現，和嶠合乎禮屬生孝，王戎不合乎禮屬死孝。（〈德行〉17）於此處，看似應當合乎禮的和嶠，此恐怕違背禮的範疇。其性不通，或者可以說成和嶠「內外不通」，相較於王戎的「性簡要」則有落差。若將二事並列，姑且暫不論王戎是否為了避免政治環境之不得已，《世說》呈現和嶠的側面，則足以讓觀者對於守禮的和嶠起了懷疑。至於王戎，筆者認為宜再多保留一種詮釋的可能。⁶¹

另外，在註解、箋疏可能暗藏批判為庾亮與陶侃（〈儉嗇〉8），在上一節我們已能知悉〈儉嗇〉收錄多有負面意義。此條劉孝標未有補充，從余嘉錫的箋疏，或許能看見前見：

陶公愛惜物力，竹頭木屑，皆得所用。既是性之所長，亦遂以此取人。其因庾亮嗽薤留白，而賞其有治實，猶之有一官長取竹連根，而超兩階用之之意也。……此之儉吝，正其平生經濟所在。與王戎輩守財自封者，固自不同。⁶²

余嘉錫稱陶侃之儉吝，是其性格展現於各方面的發用，與王戎的守財自封是不同。料想能平蘇峻之亂，陶侃自然非批判之對象。而此隱含的批判在於肇因者，庾亮。透過本文第二節的成果，據「儉」於《左傳》談及季文子，則認為「儉」在於其心不為己，在政治場域的利益中收束自我的意思。庾亮恐有違「儉」附帶的「公天下」意涵，頗有私心，而與季文子於《左傳》稱忠的形象不同。

⁵⁹ 有學者關注到王戎的「不得已」，筆者與何啟民同見，引及〈德行〉21王戎退聘禮補充。另何氏引《晉書》王戎本傳補充，筆者參引供讀者補述「自晦說」：「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語參何氏：「我們固然不能說庾顗、王戎之行為是對，然與他們早年的表現看來，顯然地可以看出他們是不得已的，有意如此的。」參何啟民：《魏晉思想與談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頁172-173。順著何氏論述論文亦有翟佳瑜：〈論《世說新語》中的王戎形象〉（《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S4期（2011年11月），頁96-99。

⁶⁰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73。

⁶¹ 據吳冠宏研究，觀看王戎於《世說》內部的紀錄篇目有劉強「每況愈下說」（《有竹居新評世說新語》）及梅家玲「人之多面說」（《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筆者認為「自晦說」接受兩說，王戎確實每況愈下，而《世說》之取事則確實將人之多面性呈現。詳參吳冠宏：〈儒理與玄義——從《論語》與《世說新語》的「體例」論起〉，收入《儒理與玄義——從《論語》與《世說新語》之詮釋理路的探索》，頁185。

⁶²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75。

庾亮此處的表現是否為真情流露，品鑒者多持存疑，因其權臣的形象令後世深刻。以結果論，庾亮不論是透過此行為或其外觀之「風姿神貌」而得到陶侃的賞識，⁶³往後見其於政治層面與王導之周旋，確實見其政治野心，陶侃判斷亦正中核心。據此，觀之孰真孰假，隱含之內部批判則昭然若揭。

同於上述，郗愔聚斂數千萬而郗超一日散盡（〈儉嗇〉9）僅見劉孝標引《中興書》：「超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⁶⁴補充郗超當世賞譽之名。但筆者認為也有另一種可能，安放此條，意在指出郗超的側面。

據簡文帝嘗觀熒惑星，思及桓溫廢帝為海西公之事，故「試探」郗超，郗答之：「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言語〉59，頁118-119）可見郗超此時安撫簡文。據此思考，郗超的「側面」是否別於權臣之謀士？雖於《資治通鑑·卷一百四·晉紀二十六》提及：

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愔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⁶⁵

郗超與權臣桓溫結交，曾為「入幕賓」（〈雅量〉27），其病重時，雖未知是否「人之將死，其言也善」⁶⁶總是罪證俱足。牽涉上述與簡文帝的對話，郗超終究未使桓溫企圖成真則是事實。《世說》是否亦透過這個側面，進行一種潛在的內在批判，從歷史定位來看，郗超有沒有可能於此，顯示別於庾亮的真心。

〈雅量〉32亦載郗超與釋道安的對話：「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⁶⁷從此可

⁶³ 張蓓蓓研究指出，可參〈容止〉23。據此，陶侃是因庾亮的「風姿神貌」改觀：「陶侃先是痛惡庾亮，至謂可誅；但一見其風姿神貌，竟致立即改觀，愛重非常。此例足可反映魏晉重容止之風。」參張蓓蓓：《漢晉人物品鑒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年），頁182。筆者載錄〈容止〉23於下，供讀者參照：「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616-617。

⁶⁴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76。

⁶⁵ 宋·司馬光編：《資治通鑑》（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1594-1595。

⁶⁶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泰伯》，頁139。

⁶⁷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372。

知郗超與釋家往來，亦有學者認為其〈奉法要〉正是以「悔過」、「懺悔」作為核心要旨，⁶⁸郗超不貪戀財物之態度且有「自懺」的思維，或可延伸為對天下並無私意的可能。是以最後當桓溫嶄露竄位之意，這位時代卓越的無雙天才雖為權臣之謀士，卻未使桓溫真正地竄位成功。《世說》指出郗超的側面，作為內部批判，並希冀讀者能關懷、品鑒人物的各種可能。

五、結論

本文於第二節說明「儉」—「嗇」—「儉嗇」，「間距」為生長域，隨著歷史間距而語言意義有逐漸擴充的過程。「儉」始終維持其美德意義，筆者認為這與《論語》（具有權威性的歷史流傳物）有關，便不容易在歷史的間距被詮釋為另一種意義。⁶⁹

「間距」對於「嗇」便不是如此。其語義在時間的間距，脫離其可能的原意，進行無數次的「視域融合」而在「間距」生長成貶義，並取代最初的原意而進行流通。「儉嗇」一詞亦如是，在本文認為的可能源頭使用脈絡中，便已非中性詞彙，在語用脈絡略帶貶義，經過其他文獻的使用，則可看出其意義逐漸順著脈絡加劇。

第三節解讀《世說》另一種可能，於各篇門的設定繼承自「語言視域」；又進行開新地詮釋，以「人與事」為主。語言有詮釋的多重性，但若以〈儉嗇〉為例，透過人物事件傳達出來的訊息，則幾乎定讞時代觀點。眾名士亦為時人所論，透過如新聞的報導，進行「無法預測」⁷⁰的揭示，亦反應在被時間拉寬的間距，讓後世讀者對於書中可能連貫的諸多事件產生間距。

承接上述，第四節可見若未經註解，詮釋者以透過註解、箋疏的手法，以全知者（熟

⁶⁸ 日·中嶋隆藏著，廖肇亨譯：〈中國中世懺悔思想的開展——以郗超、蕭子良、智顗為討論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8卷第2期（2008年6月），頁13-14。

⁶⁹ 此處談及《論語》作為可能權威的典籍，或以「歷史思維」進行理解，其並非無法被挑戰。只是在視域融合的過程得到類近的結果。伽達默爾提及：「所謂歷史地思維實際上就是說，如果我們試圖用過去的概念進行思維，我們就必須進行那種在過去的概念身上所發生過的轉化。」參德·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558。

⁷⁰ 筆者認為《世說》如當代傳媒有「無法預測」的特性，此是針對被紀錄者本身，在讀者身上開啟不同的意義。但我們宜相信《世說》的成書有系統性，其內部存在的「運作力量」也就是其隱含的批判性。據英·麥奎爾（Denis McQuail）在《大眾傳播理論》言：「最根本上而言，這種不確定性源於傳播本質上具有的創造性、互動性和無限制性，由於這種性質，有意義的結果總是通過協商達成的，無法預言的。」參英·麥奎爾（Denis McQuail）著，潘邦順譯：《大眾傳播理論·第二版》（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00年），頁567。

捻被記錄者整體的生命歷程）的角度進行可能的詮釋，⁷¹不論是補述或批判，均勾勒出《世說》的內部批判。⁷²

最後，本文談及《世說》詮釋手法的貢獻，在於人的「多面性」在無意間得以呈現。詮釋者也可能關注到這個問題，是以對於人物的品鑒，似乎又得到多種詮釋空間。歷史上的註解、箋疏者的視角，也成為後世讀者「視域融合」的材料。藉由視域融合的思維，勾出筆者認為《世說》隱含著的內部批判之線頭，為經典打開另一條詮釋的可能進路。

⁷¹ 張蓓蓓：「無論以情性推求或以外形鑒定，先識遠見之事內涵的基本信念有二，一即深信人物情性出於天生，後天極少改變；一即深信人物外徵與內質必定相應，觀乎外便可知乎內。此二者皆是當時人一致的觀念。」參張蓓蓓：《漢晉人物品鑒研究》，頁163。據學者的研究歸納，可以知道品鑒人物的可能原則。筆者筆述「全知者角度進行詮釋」則是針對詮釋者常以「知人論事」作為著力。

⁷² 受審查意見提示，本文的「內部批判」留待此處說明或許更加清晰。筆者認為《世說》恐怕在無意間構成兩種批判。第一種為表面批判，也就是我們在第一、二節討論「字」、「詞」的變化所形成的意義。第二種批判為內部批判，藉由詮釋學思維得以張開縫隙，進行如本文第三、四節的論述。我們得以藉由原文留下的「間距」與注、疏者的補充進行推理。我們恐怕必須承認注、疏者的視域融合往往會將我們帶往特定的視域，然而我們必須洞察，把第一層內部（原文）與第二層內部（注疏系統）視作新的內部，並且對此進行批判，我們或許便能看見原文當初留下的間距，恐怕是《世說》無意間（或刻意）留下的再詮釋空間。第二層內部則可以呼應或檢視批判，最後呼應本文之初所談及的，《世說》展示人的多面性。以本文為例，我們得以思考王戎、和嶠的內外相通問題，或者庾亮之真假、郝超的另一面，當然由於王戎所收之事所佔最多，於是跡象顯著。

徵引文獻

古籍

春秋·左丘明 Zuo Qiuming:《國語》*Guo Y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78 年)。

春秋·左丘明 Zuo Qiuming 著,晉·杜預 Du Yu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正義:《春秋左傳正義》*Chun Qiu Zuo Zhuan Zheng Yi*,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Chong Kan Song Be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Jiao Kan J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年,據嘉慶 20 年江西南昌學府開雕本)。

戰國·韓非 Han Fei 著,陳奇猷 Chen Qiyou 校注:《韓非子新校注》*Han Fei Zi Xin Jiao 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7 年)。

漢·不詳 Anonymous:《文子》*Wen Zi*,收入《四部備要》*Si Bu Bei Yao* 子部(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imited, 1965 年,據守山閣本校刊)。

漢·王符 Wang Fu 著,清·汪繼培 Wang Jipei 校:《潛夫論》*Qian Fu Lun*(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68 年,影印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漢·孔安國 Kong Anguo 傳,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尚書正義》*Shang Shu Zheng Yi*,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Chong Kan Song Be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Jiao Kan J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年,據嘉慶 20 年江西南昌學府開雕本)。

漢·司馬遷 Sima Qian 著,南朝宋·裴駟 Pei Yin 集解,唐·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正義:《武英殿本史記三家注》*Wu Ying Dian Ben Shi Ji San Jia Zhu*(臺北 Taipei: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anjing Culture Company, 1981 年)。

漢·班固 Ban Gu 著:《新校注漢書集注》*Xin Xiao Zhu Han Shu Ji Zhu*(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 1978 年)。

漢·班固 Ban Gu 輯:《白虎通》*Bai Hu Tong*,收入《叢書集成初編》*Cong Shu Ji Cheng Chu 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年,據抱經堂本校刊)。

漢·許慎 Xu Shen 著,清·段玉裁 Duan Yucai 注:《說文解字注》*Shuo Wen Jie Zi Zhu*(臺北 Taipei: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anjing Culture Company, 1980 年,據經韻樓藏版印)。

漢·揚雄 Yang Xiong:《方言十三卷》*Fang Yan Shi San Juan*,收入《四部叢刊》*Si Bu Cong Kan* 經部(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65 年,上海涵芬樓據江安

- 傅氏雙鑑樓藏宋刊本景印）。
- 漢・劉向 Liu Xiang 著：《說苑》*Shuo Yuan*，收入《四部備要》*Si Bu Bei Yao* 史部（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imited，1965 年，影印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 漢・蔡邕 Cai Yong 著：《蔡中郎集》*Cai Zhong Lang Ji*，收入《四部備要》*Si Bu Bei Yao* 集部（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imited，1965 年，據海原閣校刊本校刊）。
- 魏・王弼 Wang Bi、晉・韓康伯 Han Kangbo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周易正義》*Zhou Yi Zheng Yi*，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Chong Kan Song Be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Jiao Kan J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2001 年，據嘉慶 20 年江西南昌學府開雕本）。
- 宋・司馬光 Sima Guang 編：《資治通鑑》*Zi Zhi Tong Jian*（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55 年）。
- 宋・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 Shu Zhang Ju Ji Zhu*（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 An Press，2008 年）。
- 明・李時珍 Li Shizhen：《本草綱目點校本》*Ben Cao Gang Mu Dian Jiao Ben*（北京 Beijing：人民衛生出版社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Co., LTD，1977 年）。
- 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Xin Bian Zhu Zi Ji Cheng: Xun Zi Ji Ji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6 年）。
- 清・孫星衍 Sun Xingyan 著，黃以周 Huang Yizhou 點校：《晏子春秋》*Yan Zi Chun Qiu*，收入《諸子百家叢書》*Zhu Zi Bai Jia Cong 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8 年，影印浙江書局本）。
- 王冬珍 Wang Dongzhen、徐文助 Xu Wenzhu、陳郁夫 Chen Yufu、陳麗桂 Chen Ligui 編：《新編管子》*Xin Bian Guan Zi*（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 Wen Co., Ltd.，2002 年）。
- 朱謙之 Zhu Qianzhi：《老子校釋》*Lao Zi Jiao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7 年）。
- 余嘉錫 Yu Jiaxi：《世說新語箋疏》*Shi Shuo Xin Yu Jian Shu*（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Book Co., Ltd.，2003 年）。
- 徐震堦 Shu Zhene：《世說新語校箋》*Shi Shuo Xin Yu Jiao J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5 年）。
- 楊勇 Yang Yong：《世說新語校箋》*Shi Shuo Xin Yu Jiao Jian*（臺北 Taipei：宏業書局 Hong Ye Press，1971 年）。
- 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孔子家語》*Kong Zi Jia Yu*（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1962 年）。

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春秋繁露注》*Chun Qiu Fan Lu Zhu*（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1962 年）。

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賈子新書》*Jia Zi Xin Shu*（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1962 年）。

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Xin Jiao Ben Jin Shu Bing Fu Bian Liu Zhong*（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 Wen Co., Ltd.，1976 年）。

近人論著

王曉波 Wang Xiaobo：《道與法：法家思想和黃老哲學解析》*The Dao and the Law: an Analysis of Legalist Thought and the Philosophy of Huang-Lao*（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07 年）。

何啟民 Ho Chiming：《魏晉思想與談風》*Wei-Jin Dynasties Thoughts and Empty Talk*（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1990 年）。

吳冠宏 Wu Kuanhung：〈余嘉錫以史評進路箋疏《世說新語》的現象考察及其詮釋向度的探索〉“On Jiayi Yu's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Explors the Way of *Shishou Xinyu*”，收入《儒理與玄義——從《論語》與《世說新語》之詮釋理路的探索》*Li Construction and Metaphysics: Exploring the Way of New Thoughts from Lunyu and Shishuo Xinyu*（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2017 年），頁 201-266。

吳冠宏 Wu Kuanhung：〈儒理與玄義——從《論語》與《世說新語》的「體例」論起〉“Li Construction and Metaphysics: Thoughts ‘the Construction’ about *Lunyu* and *Shishuo Xinyu*”，收入《儒理與玄義——從《論語》與《世說新語》之詮釋理路的探索》*Li Construction and Metaphysics: Exploring the Way of New Thoughts from Lunyu and Shishuo Xinyu*（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2017 年），頁 167-200。

張鼎國 Chang Tinghuo：〈「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爭論看經典註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Better o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 Considering the Questions of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in Chinese Exege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rmeneutic Argument”，《中國文哲研究通訊》*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9 卷第 3 期（1999 年 9 月），頁 87-109。http://dx.doi.org/10.30103/NICLP.199909.0005

張蓓蓓 Chang Peipei：《漢晉人物品鑒研究》*Examining and Appreciating about Han and Jin Dynasty*

- People（臺北 Taipei：花木蘭出版社 Hua-Mu-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2010 年）。
- 陳育民 Chen Yumin：《老子「嗇」字的義理分析——由「斂嗇」到「儉嗇」之角度對老子思想體系進行重建》*A Philosophic Analysis of 'se' in Laoze —Re-construing Laoze's Thinking System from the Angles from 'lian-se' to 'jian-se'*（臺北 Taipei：花木蘭出版社 Hua-Mu-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2009 年）。
- 陳麗桂 Chen Ligui：〈淮南子〉“Huai Nan Zi”，收入邱燮友 Qiu Hsiehyu、周何 Chou He、田博元 Tien Poyuan 編：《國學導讀》*Survey of Chinese Studies*（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 Co., Ltd.，1993 年），頁 447-502。
- 陳麗桂 Chen Ligui：〈從《新書》看賈誼融合儒、道、法的思想要論〉“Analysing the Main Theories about Mingling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Legalism from “*Xin Shu*” Written by Jia-Yi”，《國文學報》*Bulletin of Chinese* 第 25 期（1996 年 6 月），頁 131-187。
- 翟佳瑜 Zhai Jiayu：〈論《世說新語》中的王戎形象〉“From *Shishuo Xinyu* Discussion of Wang Rong's Trait”，《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1 年 S4 期（2011 年 11 月），頁 96-99。
- 潘德榮 Pan Derong、彭啟福 Peng Qifu：〈當代詮釋學中的間距概念〉“Discussion of ‘Écart’ from Contemporary Hermeneutik”，《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Research*1994 年第 8 期（1994 年 8 月），頁 53-59。
- 潘德榮 Pan Derong：《西方詮釋學史》*History of Hermeneutics in the West*（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Wu-Nan Book Inc.，2015 年）。
- 日・中嶋隆藏 Nakajima Riyuuzou 著，廖肇亨 Laio Chaoheng 譯：〈中國中世懺悔思想的開展——以郗超、蕭子良、智顗為討論中心〉“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Thought about Repentance——A Discussion Centering on Chi Chao, Xiao Ziliang and Zhi Yi”，《中國文哲研究通訊》*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18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11-20。http://dx.doi.org/10.30103/NICLP.200806.0002
- 英・麥奎爾 Denis McQuail 著，潘邦順 Pan Bangshun 譯：《大眾傳播理論・第二版》*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臺北 Taipei：風雲論壇出版社 Feng Yun Lun Tan Press，2000 年）。
- 德・伽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 著，洪漢鼎 Hong Handing 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16 年）。

Determined the Semant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Criticism of “Stingy” in *Shih-Shuo Hsin-Yu*

Liu, Tan-ching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18 ; Accepted December 27, 2018)

Abstract

Shih-Shuo Hsin-Yu classified the contents and opened many new words. In this paper, we first trace the use of “Thrifty” and “Moderation” before *Shih-Shuo* in classical works from Language Perspective, clarifying of the language context. And then we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vision” in “*Shih-Shuo*” and its re-development of semantics, which would open new values fo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The commentators and narrators attempted to be the omniscience, making supplements or criticism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utlined the unexplained and possible new interpretation space in “*Shih-Shuo*”. The following context will be discussed. First, the “Thrifty and Moderation” in Language Perspective. In this part, we would discuss the change for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Thrifty and Moderation” in the language perspective. Seco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new horizons of the “Thrifty and Moderation” from the Language Perspective.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of the “*Shih-Shuo*” with the inclusion of events in “Thrifty and Moderation”. The third part, reinterpretation objections for the implicit criticism of “*Shih-Shuo*” from commentators and narrators. We would discuss the results of interpretations by commentators and narrators in “*Shih-Shuo*”,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contemporary interpreters would perform the above-mentioned “vision fusion” to discuss the critique of hidden values in “*Shih-Shuo*”.

Keywords: *Shih-Shuo Hsin-Yu*, Stingy, character evaluation, Gadamer, Hans-Georgm, Hermeneutics, Internal criticism

